

■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

2021.3.7  
星期日  
责编：陈福香  
美编：陈凤翔  
校对：马少俊

广州画院画家

## 罗寒蕾：工笔白描把笔触美感提升到了绝对高度

■罗寒蕾  
溪水随君向北流

线实际上就是一种笔触。工笔白描把笔触美感提升到了绝对高度，除了反映式的描绘，更注重线条的形式美、抽象美，是作者的技术能力、艺术感悟与个人情感的完美体现。

工笔白描与音乐有许多相通

之处。线条的轻重缓急、抑扬顿挫富于变化，如歌如泣。形成或清亮或沙哑、或高亢或低沉、或明快或隐晦的音调节奏。我长时间盯着白色的宣纸发呆，直到上面浮现出清清楚楚的发丝，才用墨把它固定在纸上。有时我来不及捕捉那组头

发，就被打断。回来的时候，那组头发竟消失不见了，于是我继续发呆。

快乐的旅程从浓重的一笔开始，每一笔都是偶然的，充满各种可能；每一笔又是必然的，落墨前它已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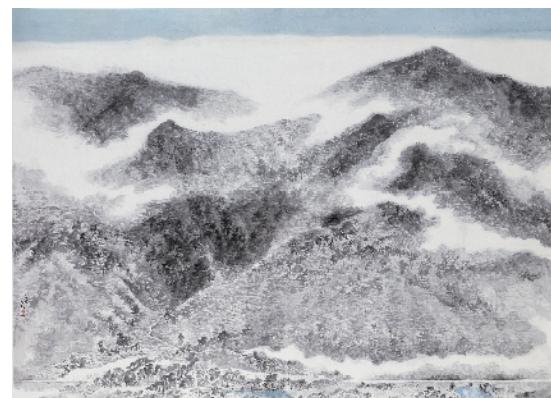
广州市美协山水画艺委会主任

## 卓莎：山水画必须打破一些“格律”的限制

我比较关注山水画中“游”与“居”的主题关系，并期望在创作中表达一种近似于“游”的自由感和审美境界。“游”不单是指游玩、游动，更是画家的审美精神，是悠游的心态，相比对真实客观的再现，更注重自身的心绪和情感。从而形成“目识心记”的观察方式，由此也决定了画面的建构方式。

在我看来，山水画必须打破一些“格律”的限制，回归到大自然的境界。于是，我尝试将大自然中最游离、最变幻、最逍遥的因素——光与影引入创作中。

传统中国画和画理对光的产生和作用早有关注，但中国画的“光”基本是形而上的，与西方绘画追求的写实的“光”不同。在创作上，我观察得更多的是自然界写实的“光”，

■卓莎  
白云过山峰-初夏

但是，这种光影描绘依据于自然，却不限于现实，而是根据画面的虚实、布白需要来主动处理，使其为画面服务。有意识的、主观的、自由的处理，流光飞舞暗影浮动成为画面的一种结构，成为灵感的一处源泉。

中国画的笔墨是自由的，视点是自由的，结构亦可以是自由的。“有常理而无常形”。概括来讲，我追求的是“现实”与“意象”、“法度”和“意气”、“造境”和“游心”、“虚”与“实”的对比相生。

## 傅郁云：能征服我的只有猫咪

我怀疑，我是猫变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被猫的迷人、粘人、撒娇所征服。因为在我成长的路上被英国安德鲁·劳埃德·韦伯的两幕音乐剧《猫》、迪士尼的《猫和老鼠》、宫崎骏的《猫的报恩》，甚至游戏《汤姆猫》等等艺术作品所深深打动。因为种种原因20岁后我就没有机会再养猫。但对猫的着迷及热爱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拖延而减退。在2015年本人举办了油画精品个展后就着手满足我对画猫的心愿，开始我第一张猫的特写，用我的认知去完成猫咪的各种萌与酷，让猫咪和我一起伴随，相互温暖。

去年初春受到万木草堂王煦童馆长的邀请举办画展，但由于疫情暴发而终止，今年初，王馆长再次邀请我就一口答应下来。

中国传统有这样的说法，就是猫有九条命。这说明猫有顽强的生命力，具有一定灵力，或感知人类内心的想法。这次我一共展出18幅猫。有具象写实的、有抽象简约的、有装饰性的，这些作品全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和对猫的热爱而创作。其绘画是一种对自我性情和感知的发生，是一种对自我生命经验的反复观看，对大自然的热爱、对生活的热爱，对人类的朋友尤其热爱，在这些绘画创作的过程之中感受自我的存在，感受时间和空间，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内在精神世界的桃花源境，展现女性画家温柔细腻的一面和拥有一颗温暖慈爱之心。

为此此次画展赋词一首：

【江城子】赋诗在此数峥嵘。万章成。木兰盛。草暖长兴，堂内且相



■傅郁云作品

迎。戊戌维新图变法，迁往事，颂羊城。

迎来曲径踏山箐。嶂连屏。对风倾。水露云林，山润晚晴。学社深藏猫隐处，惊魅影，有神灵。

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铁生工作室画家

## 刘爱红：

选择山水是天生的爱好

刘爱红的山水，总体而言，得一“清”字。

这个“清”，是笔路清，理路清，墨色清，画面清，更重要的是心清，性清，德清。这是不容易的。现在很多画家，心浮气躁，急功近利，画面要么轻浮，要么粗俗，浊气重，狂怪浮夸，污人耳目。

刘爱红的山水，则能让人看见清净，这是其画作的可贵可爱处。爱红的山水，近似宾翁、陆俨少、李可染处取法，远则绍接八大、石涛、黄大痴。其画法理路，脉络井然，传承有自。若说成一家样式，则爱红或要谦让，但画有规模并有清格，则爱红宜矣，足为众人所歎叹，况爱红笔下情致婉约、江山有色！

对于山水的选择，乃是她天生的爱好。下一步，爱红将会在“清”的基础上，不断地完善自己，使画面达到“清雅”、“清逸”、“清健”的境界，她也知道，这不仅仅是技法上丰富的问题，还跟个人的学识、修养、胸襟、气度等等，紧密相关。

(摘自艺评家刘释之文)



■刘爱红 华岳幽谷